

“我这一辈子活得够本了”

——追记昨日去世的当代作家张贤亮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昨天下午，当代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 78 岁。

张贤亮的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文革”结束后开启反思文学，是对“反右运动”造成的“右派分子”生活进行文学描写的最重要的作家。他创办的银川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曾是《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作品拍摄基地，他本人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财富积累最多的作家之一。

从作家到富商

张贤亮 1936 年 12 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早在 50 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 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 22 年。

1979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张贤亮作品译成 30 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之一，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世界新闻媒体都对他十分关注，国内中央电视台及省市电视台都对他做了大量报道。1992 年 12 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如今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

决不承认“低俗”

2009 年 3 月，张贤亮来到上海为长篇小说《一亿六》宣传，他自称“最受争议的作家”，与媒体一番论战，发表不少张狂言论。不过，提到对小说“低俗”的评价，他更是坚决不承认：“我是要把低俗的东西砸碎了给人看。”

《一亿六》原本只是为《收获》写的一个短篇，写着写着，12 万字了。写着写着，写成了长篇，超过了 20 万字。张贤亮当时本来在写另一个长篇，因为创作时间太长让他觉得已不亢奋，“写《一亿六》，我突然觉得放开了”。他说，在那 2 个月的时间里，自己几乎像得了臆症，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逼得我不能睡觉，好多人自己蹦了出来。小老头、陶警官、二百五，本来都没有的，写他们完全是一种艺术冲动。”张贤亮很得意地说：“这是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我达到了创作非常高的境界，跟我以前的作品相比，它最好的地方就是贴近当代社会。”

与《收获》颇有渊源

《收获》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讯息，“惊悉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今天中午病逝，悲痛难以言表。而他的灵魂，他的才华，相信将在他的作品中，被一代代读者长久地触摸。”

张贤亮与上海《收获》颇有渊源：1985-5《收获》发表中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99-6《收获》发表长篇《青春期》；2005-1 专栏《亲历历史》之《美丽》；2006-3《收获》专栏《西部地理》之《宁夏有个镇北堡》；2008-2《收获》专栏《八十年代》之《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2009-1《收获》发表长篇《一亿六》。

为《青春期》和《一亿六》，《收获》副主编钟红明采访过张贤亮。钟红明说：“在我的心目中，张贤亮是一个潇洒的人，生命力旺盛，思维极度活跃，他对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制度的思考深入而一针见血，而文学细节的描述又非常生动。他的作品常常掀起风暴。他在《收获》上刊发的作品，除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他都是我责编的，都是李小林老师组来的稿子。”



张贤亮在西部影视城

新华社发

大俗的外衣下是深刻的内涵

一个文学记者眼中的张贤亮

有人说，张贤亮是小说家中生意做得最好的，生意人中小说写得最好的。

“大俗又大雅”，“低俗的外衣下是深刻的内涵”，对他的作品常有如是解读。

虽是戏谈，却也道出张贤亮的与众不同。

先抑后扬 豁达和洒脱

“先抑后扬”，是很多人对他一生的评价。22 年劳改经历，对身心的压抑不言而喻。1979 年平反重拾创作、1992 年创办镇北堡影视城，在文学繁荣期收获名声，在商业自由时收获财富。

年过四十，迎来新生。

“在我接触过的作家中，张贤亮是最豁达和洒脱的，活出了自我。”《文学报》首席记者傅小平多次采访张贤亮，2009 年《一亿六》出版，“情节不合理”“内容太低俗”，议论不断。面对质疑张贤亮没有丝毫恼怒，反而自称是“最有争议的作家”。

位于宁夏的影视城全年参观人数破百万，有 400 余员工，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 500 多个就业机会，门票收入近亿元。张贤亮的晚年生活却简单平静，隐居在这个拍戏的外景地里，早起练字看报，下午写作散步，老友来了“陪着聊天”。

大俗大雅 荒诞而深刻

大俗又大雅，张贤亮小说的张力饱受

称道。“他能将最矛盾、最极端的事物融合在一起。”傅小平解释，无论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是《一亿六》，小说读起来荒诞有趣，但表象之下却是深刻而严肃的内涵，是对人类和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

张贤亮的小说常带有自传色彩，外界通常将其纳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但他并不是单纯地抒发青春情感，而是有着浓厚的历史责任感。”

他的为人也如作品一样“矛盾”，傅小平回忆，谈话间，张贤亮时常流露出玩世不恭。2012 年，微博上曝出他“包养五个情人”的风波，张贤亮没有紧张和愤怒，反而多次“哈哈大笑”。在评价王蒙的无绯闻生活时，他甚至调侃：“一个作家没有绯闻，怎么能把小说写好呢？”

为玩写作 热爱并坚持

人生角色在变，文字风格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写作的热爱。“我曾经问他写作是为了什么？他说就是好玩。”傅小平看来，张贤亮随性，但不随意，更多是无拘无束的境界。

说是好玩，但从玩噱头，不玩概念，张贤亮对写作的纯粹，他的执着与坚持对现在年轻人很有启发。“张贤亮一直关注社会，他的思想很超前，我们虽然比他年轻，但很多时候不及他。”

本报记者 范洁

注重精神气质

张贤亮的主要文学成就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开始，直到上世纪末。他在《满纸荒唐言》里，表述了他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见解。他特别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而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而成的哲理与诗的美的结晶。

张贤亮说——

■ 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平生故事堪沉醉”——我一辈子活得够让人沉醉的了，够本了，比谁都充实。不是我愿意这么活，是命给我的，我就接受了。有人说我是全世界作家中生存状态最好的一个。

■ 我始终认为上天待我不薄。没错，我劳改 20 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 20 年，是整个民族的 20 年，之后上天给了我优厚的回报。对于命运的安排，还是不要怀有恨意为好。不管怎样都不要“贪、嗔、痴、慢、疑”，这五个东西千万不要有，你才能快乐。再说，荒谬的时代，你恨谁去呢？

■ 劳改 20 年，我读通了两本书，一本是《资本论》，一本是《易经》。我觉得知识让我过得很充实。当然知识让人痛苦，这种痛苦和没有知识的人的痛苦层次是不一样的。有知识的人的痛苦可以用知识去化解，没有知识的人只能用行为去化解，冲动地释放自己的痛苦，常常造成更大的不幸、更大的痛苦。

■ 我当然不知道自己会活多少岁，我只知道今天在这喝茶挺享受的。我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也不管明天的事情，更不管死后的事情。过去的事？你管它干什么，已成定局。

■ 我无所畏惧，已经劳改这么多年了，还害怕什么呢。再来一个“文革”把人打倒，也不要接受嘛，我绝对不会自杀。即使我再被打倒，我也知道曾经辉煌过，历史上、中国文学史上永远不会抹掉我这一笔。不是在乎这个，这是已成定局的事实，我就接受。

张贤亮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亿六》发表于《收获》杂志，单行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艺社总编辑郑宗培与张贤亮相识二十余年，他评价说，张贤亮是一个很率真的人，想法也很多，很聪明，他经历丰富，吃过很多苦，但从无怨言生活。“他从不承认自己老，但是大约一年前查出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对他的打击很大。”郑宗培说，张贤亮的去世，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损失。